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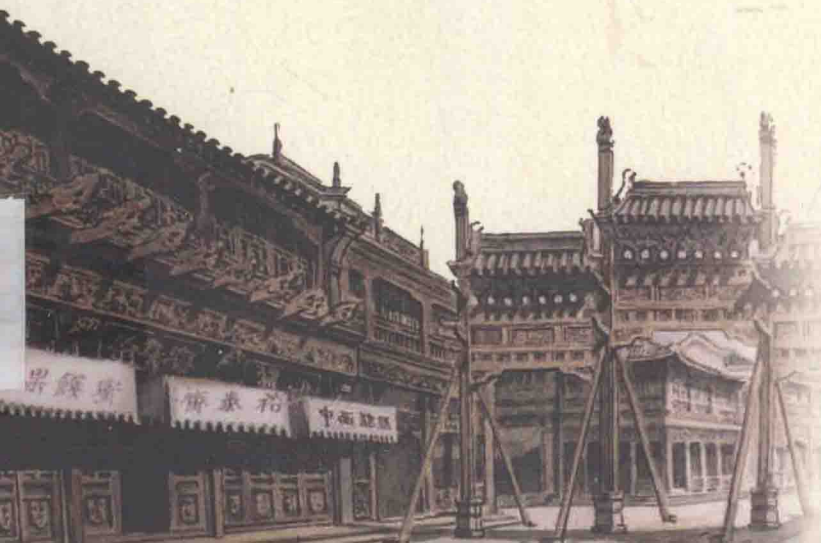
锣鼓巷

颜珍 著

一生都在追逐宝物，活到近九十岁都不肯死去的老人，在押送国宝的汽车开动之即与世长辞，人们仿佛看到他身着禁军统领服饰，手执一柄大刀，跟随着这批宝物回了紫禁城。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锣鼓巷



颜珍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锣鼓巷/颜珍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0252—199—5

I. 锣… II 颜…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j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5153 号

锣鼓巷

作 者：颜 珍

运营统筹：鲍立銮

责任编辑：刘 泰 韩海涛 常永富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083

电 话：010—82885151

印 刷：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710×1000mm 1/16

字 数：345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52—199—5/I • 512

定 价：35.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引子	1
一念之差	4
惊变	9
潜逃	18
衣锦还乡	23
大婚	35
祸起萧墙	46
乘隙而入	58
做套	64
寻宝	74
荫子	78
败露	81
惨案	96
仇家之后	100
浪子回头	108
择配	118
二婚	126
鬼报仇	134



破案休妻	142
后代	150
成人	158
孬种	167
捉脏	183
走与逃	194
隐情大白	200
孽债	205
护宝	210
节外生枝	217
啼笑因缘	233
贪婪	260
豺狼本性	272
鸡飞狗跳	288
归来	293
新生	297
感召	326
重回紫禁城	332

引子

清光绪三十年的一个黄昏，巍峨的紫禁城被沐浴在一片落日的辉煌之中，人来车往的东华门外大街上，一个个头不高，身形动作很似武林中人的男人头戴一顶破草帽，帽沿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他混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眼睛却朝紫禁城的东门以及那高耸的宫墙张望着。

宫门口，守门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守门官腆胸迭肚地在门前溜达着。这时，一位虎背熊腰的三品带刀侍卫官带着一队士兵前来巡查。

守门官一见忙迎上三品侍卫官，抱拳道：“程统领。”

被称为程统领的程鸷三十多岁年纪，他板着脸用小眼睛扫了一眼外面的街市问道：“可太平吗？”

守门官两手抱胸面有难色地说：“谁敢在老佛爷头上动土？除非他不想活了。”

程鸷厉声道：“如今虽说义和团已被剿灭，可是这京城之内刁民乱党还大有人在，尔等怎可如此掉以轻心？”

守门官连声称是。

程鸷缓和口气道：“老弟切不可大意，出了事你我担待不起，丢掉顶戴事小，丢掉脑袋事大。”

守门官：“小的明白。”

程鸷喔了一声，带着士兵离去。

不远处，戴着草帽混杂在人丛中的男人也转身离去。

入夜后的紫禁城更显得幽深静谧，太后寝宫前，几个值班太监东倒西歪地倚在门坎上酣睡着，突然，一条黑影出现在屋顶上，他脚步轻盈悄无声息地在房顶上跳跃行进着。

夜半，一个上毛厕所的小太监挑着一盏玻璃灯出现在游廊中，他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转过游廊来到院子，细碎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发出“扑嗒扑嗒”的响声，房



顶上的人闻声停住，他蹲下身子窥测着下面的动静，可脚底下的一片瓦却被他踩飞，落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小太监听到响声吓了一跳，他抬起头来寻声张望，发现房上有个黑影一闪，他吓得扔下灯笼大喊一声：“有贼！房上有贼啊！”

房上的黑影见事不妙，三蹿两蹦飞快离去。

黑暗中，闻讯跑来的侍卫们问道：“贼人在哪儿啊？”

小太监指着房顶叫道：“就在房顶上！”

这时禁军统领程鸢也闻讯带人跑来，他叫道：“都不要乱，快拿灯笼火把来！”有人拿来了火把来。

程鸢看看四周：“这里靠近皇家内库，这贼人准是来盗宝的！”他指挥众人，“你们一队往东，另一队往西，其余的跟我来。”士兵们乱哄哄地离去。

皇家庭院内，禁军乱哄哄地跑动碰撞声惊动了皇太后，慈禧太后老迈的声音问道：“出了什么事？快把灯点起来。”

寝宫内亮起了灯烛，门外太监答道：“说是有贼人进宫盗宝。”

太后不悦的声音：“这些刁民，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今夜当值的禁军统领是谁？”

太监：“回老佛爷，是程鸢。”

太后：“皇家内库又是谁当值？”

太监：“是吴廷语。”

太后：“速命程鸢率禁军尽快缉拿盗贼，另着吴廷语细查银库，看看都丢失了什么，明日早朝报上殿来。”

太监：“喳。”忙去传太后御旨。

此时的皇宫内院已是布满了岗哨，侍卫们手持兵刃戒备森严，皇家内库中更是灯火通明。这守库大名叫吴廷语，五十多岁年纪，一看就知是那种胆小怕事之人，此时他正心有余悸与程鸢商讨着今夜这桩棘手的案子。

吴廷语：“这贼人胆子也忒大了，偷东西竟偷到紫禁城来了。”

程鸢焦躁地在屋内走着：“此事非同小可！老佛爷若是怪罪下来，你我都难逃失查之责！”

吴廷语颤声道：“这可如何是好？！”

程鸢扫了一眼库房内那些排列整齐的珍奇异宝，其中一尊镶嵌珠钻的汉玉观音在烛光下放出的异彩令他注目良久。他问道：“到底都少了些什么？列出清单了没有？”

吴廷语：“库存细目账簿被辛文远辛大人锁起来了，他今夜不当值，要等他来了方可细查。”

程莺：“去请了没有？”

吴廷语：“已着人去传他入宫了。”

正说着，门外侍卫道：“辛大人到。”辛文远匆匆走了进来，他也是五十多岁年纪，进门冲两位大人一抱拳：“吴大人、程统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深夜传我入宫？”

吴廷语：“今夜有贼人进宫盗宝，找你来是要你把库存细目账簿拿出来查一查，看究竟都少了些什么。”

辛文远惊讶：“想不到大内竟会发生这等事情。”他坐下后关切地问道，“那贼人可曾捉到？”

程莺懊恼地：“我带人赶来时，那贼人早已跑掉了！”

辛文远：“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来大内盗宝？”

程莺摇头：“只知这贼人轻功奇佳，屋顶高墙之上行走如履平地，如今已派出人马在城内四处盘查。”

吴廷语在一旁听了着急，打断他们道：“唉，快莫要聊了，辛大人，你快把那库存细目账簿拿出来，查查少了些什么才是要紧。”

辛文远：“二位大人还没有查过？”

吴廷语：“只知少了些珠宝玉器，其他短了些什么，还不大清楚。”

辛文远：“此事想必已惊动了太后？”

吴廷语：“已然惊动了，老佛爷在寝宫内发话，让我等在这里细查，明日早朝报上殿去。”

辛文远慢吞吞地拿出钥匙去柜门前开锁，他边开边说道：“前不久大内曾查出有太监内外串通，窃得宫中之物出去变卖，为此太后就十分震怒，如今又出了这等事……”他摇头叹气，“就怕老佛爷迁怒于两位大人，依我看这起祸端凶险得很哪！”

一番话说的吴、程二人脸都白了。

吴廷语一咬牙：“我死不足惜，谁让咱摊上这等事？怕只怕我等一旦获罪，家中老小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也要落得个充军发配，可怜我那小孙儿出世才八个月，难道也要跟着我遭此横祸不成？”说着泪都下来了。

辛文远摇头叹气：“可怜哪，想我们为官一场，一旦获罪，连身后之事都不得安排。”

吴廷语焦虑地朝辛大人一作揖：“我家与辛大人府同居锣鼓巷内，只隔着两条胡同，能否烦劳辛大人，为下官带封书信回家？”

辛文远惊讶地：“这，这不大好吧？”



程鹭：“有何不可？今晚你不当班，此失查之责万万牵扯不到你头上，清点之后你就可出宫，我家也住锣鼓巷，是沙井胡同，如有可能，请为我也带封家书出去。”

辛文远为难地：“大内已然封禁，若被兵士们查出我私藏信件挟带消息出宫，我还有命吗？”他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行！此事万万不可。”

程鹭站起来：“辛大人别怕，我目前尚未免职，可以送你出去。”

辛文远：“这……”

吴廷语“扑通”一声就给辛大人跪下了。

辛文远大惊，赶紧上前搀扶：“吴大人，你这是做什么？”

吴廷语老泪纵横：“老夫命不久矣，望辛大人看在你我同朝为官的情分上，帮老夫这个忙，让老夫得以安排身后之事。”

辛文远想了想：“好在我们住得不远，你们快去写来，只要能带出宫，我一定送到。”

吴廷语对辛文远一揖到地：“老夫这里谢过辛大人了。”

辛文远叹气，他摆摆手说道：“我在这里清册，你们快去写吧。”吴、程二人匆匆离去。

黑漆漆的夜晚，唯有皇家内库灯烛闪烁，像是在孕育着什么不可知的祸端。

一念之差

大殿内只剩下辛文远一人，他拿着细目簿在库内逐一核对着，边查边往本子上记着什么，望着那些奇珍异宝，辛文远拿起那尊镶嵌珠钻的汉玉观音把玩着，灯光之下，汉玉观音上的钻石晶莹剔透地放出异彩，摸在手中更显得珠圆玉润，他爱不释手地停下来沉吟：“想那窃贼盗走何物并无人知晓，何不顺手牵羊？反正这笔糊涂账只会算在贼盗身上……”此念一起，他便急匆匆地往空荡的库房扫了一眼，飞速将手中的汉玉观音揣进怀里，又拉开抽屉抓起一把珠宝，也来不及细看便揣入怀中，心说反正皇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他的手又向一只金嵌玛瑙碗伸去……

那一边的偏殿是守库官员们办公记账的地方，现成地摆放着笔墨纸砚，吴廷语坐在案前，满脸悲凄地流着眼泪，他在给自己的夫人写信，信中言道：“老夫为皇家守库近三十载，备受殊恩，今出此大错，实在有负圣恩，辗转捫心，惶汗交加，实乃负罪如山万死莫赎，只是连累尔等，却令老夫痛心疾首，见到此信，尔当举家远避，后

代子孙或经商或种田，万万不可再为官……”

程鸷则在另一张条案前奋笔疾书：“余多年来为皇家勉供厥职，效犬马之余力，不求图报之万一，却遭此之横祸，唯叹此大劫实乃天意，天不容我，如之奈何？尔等各奔东西逃命去吧！不必悲伤，若能侥幸逃过此劫，余有当知令你等回来，咱们再续前缘……”一挥而就他扔下笔，转过头来催促吴廷语，“时辰不早，吴大人你要赶快。”

吴廷语擦了擦泪：“来了，来了。”他站起身来，将一封书信塞进信封。

这一边的库房之中，辛文远不仅已把所窃之物登记在录，也已将那些宝物在身上安藏妥帖，只等着吴廷语和程鸷归来。

这时门外有一队士兵举着火把经过，把窗上的花格棱子映得明晃晃的，辛文远望着门窗忽然愣住：“哎呀，不可不可。今夜有事，想这紫禁城之中必然已是重兵把守，出宫之时万一露出破绽，岂不毁了我一生清誉？再说我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怎可做这等苟且之事？”想到此处如同头上打了个焦雷，冷汗都下来了，他抹了抹额上的汗，迅速把手伸进怀中，想把那些宝物归还原处，可窗外却传来了程鸷和吴廷语的对话声。

吴廷语问程鸷：“程统领，时辰已近五更了吧？”

程鸷：“是呀，你我要赶快！”

辛文远慌忙放下手，装出忙于清点的样子等着二人进门，可额上已是冷汗淋淋。

程鸷和吴廷语进门：“辛大人可曾清点完毕？”

辛文远答道：“完了完了。”他把清单交给吴廷语，颤声答道，“吴大人，这是清单，明日早朝可报与太后。”

程鸷见辛文远一头的汗及颤巍巍的样子：“辛大人怎么这一头大汗，可是身体不适？”

辛文远：“没事没事，深夜入宫，想必是受了些风寒。”他假装打了个喷嚏。

吴廷语看都不看，就将辛文远递给他的那份清单揣进怀中，他把手中的书信双手交与辛文远，施礼道：“辛大人，请一定将书信送到福祥胡同我府上。”

程鸷也把自己的那封家书郑重交与辛文远：“辛大人，拜托了。”

辛文远将二人的书信拿过收起，他还礼道：“二位大人放心，我一定将书信送到府上。”

程鸷：“事不宜迟快些走吧，我这就送你出去。”

辛文远：“好，走。”他心事重重地向殿内望了一眼，无奈地冲吴廷语一抱拳，“老大人多多保重。”跟着程鸷苍皇而去。

北宫门，天已快破晓，守门的侍卫见有人来，离得老远就叫道：“什么人？”



程鸷厉声喝道：“是我。”

侍卫：“原来是程统领。”

程鸷带辛文远走近宫门，对侍卫们说：“辛大人已办完公事，放他出宫。”

侍卫们：“喳。”跑去打开宫门。

辛文远走出宫门站住，他回过头来用衣袖遮住脸，心情复杂地向程鸷深深拜了一拜。程鸷向他挥挥手，眼看着他踉踉跄跄奔到家人的轿子前，上轿而去，程鸷转身又走向库房。

皇家内库，程鸷见吴廷语痴痴地坐在一把椅上发呆。

程鸷道：“别想那么多了，该来的总会来，想也没用。”

吴廷语悲苦地：“我等从小苦读，不外是为金榜题名，原以为高官任做骏马得骑，谁知却是这么个下场。”他不禁掩面而泣。

程鸷愤愤地：“自古道伴君如伴虎，此话一点不假！想你我君前称臣，却来不得半点差错，如今出了岔子，自然就剩下掉脑袋的份了。”他扫视库房，忽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儿。

吴廷语还在自说自话：“早知如此，何必为官？想那些市井小民虽无权无势，可一家子团聚一处，儿孙膝前承欢，尽享天伦之乐，比你我可强多了……”

程鸷疑惑地走到书架前思索着，忽然他恍然大悟，书架之上少了那尊镶嵌珠钻的汉玉观音，他不相信地呆想着，即而搜寻着。

吴廷语还在唠唠叨叨：“我已告诉家人，后代子孙或经商或种地，绝不可再为官，人人都羡慕咱们头上这顶戴花翎，可又有谁知道这仕途的险恶？……”他发现程鸷神色有异，“程大人你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程鸷冷笑：“好，好一个辛大人！”

吴廷语疑惑地：“辛大人怎么了？”

程鸷不答，而是望着吴廷语点头自语：“总归是罪不容诛，多几件少几件又何妨？这口黑锅背与不背，也不过是菜市口上一刀了断。”

吴廷语惊问：“程统领你在说些什么？”

程鸷：“聪明，哈哈，聪明啊！”他抬起头来仰天大笑。

深夜的南锣鼓巷，一顶轿子亟在巷内走着，轿子拐进了雨儿胡同，停在了一个大宅门前，跟随辛老爷的家人上前叫门：“快开门，老爷回府了。”

大门打开，轿子进府，管家老蒯从内迎出来：“老爷回来了？宫中何事，这么晚叫进去？”

辛文远从轿内走出拉住他：“老蒯，我这会子和你来不及细说，你赶紧去趟沙井

胡同程鸷府上，将这封信交与程夫人。”

老蒯疑惑：“老爷，这会子各府都睡着，能不能天亮再去？”

辛文远急道：“哎呀，天亮就晚啦！你告诉程家人：这封信十万火急，你一定要亲手将信交到程夫人手里。”他又拿出另一封信自语，“这一封是吴大人的，他是我的上司，少不得我亲自去一趟。快走吧，办完事书房见我。”

老蒯：“是，老爷。”

南锣鼓巷沙井胡同的一个黑漆小门前，老蒯亟地上前敲门，程府家人被吵醒，不耐烦地嚷道：“谁呀？黑更半夜的。”

老蒯：“我是辛府管家，快开门吧，你家老爷有封急信，要我亲手交给你家夫人。”

程府家人忙打开门赔笑道：“哟，不知道是您老人家来了，您在此稍候，我这就秉告我家夫人去。”

程夫人此时已被惊醒，她披上衣服隔窗问道：“程贵，是谁呀？”

家人道：“是辛府派来的人，说是送来了老爷的急信。”

程鸷的儿子程大羽这年14岁，他从被窝中探出身来问母亲道：“娘，什么事呀？”

程夫人说：“睡你的。”她穿戴整齐走出屋去。

程家厅堂，程夫人看信，老蒯站在一边。

程夫人问老蒯：“既是我家老爷要我们暂避，那就照他的意思办吧。”她叫道，“程贵，你去叫大羽穿上衣裳，咱们尽快动身。”

程贵答了声：“是。”赶去大羽房中。

老蒯：“那小的就先回去了，我家老爷还等着我回信儿哪。”

程夫人欠身一拜：“请代我谢过辛大人。”

老蒯：“夫人留步，在下告辞。”

南锣鼓巷福祥胡同，一个家人正在帮辛老爷敲吴廷语家的朱漆大门，门内有人应道：“是谁呀？”

辛府家人：“辛府的，我家老爷有急事要面见吴夫人。”

吴府家人不耐烦道：“阖府都睡着哪，有什么事白天再说。”

辛老爷在一旁冲着门喝道：“不知深浅的东西！叫你开门你就开门，误了大事你担待得起吗？”

吴府家人一听忙打开门，冲辛文远赔笑道：“哟，原来真是辛大人哪！您说您这早晚怎么就上门来了？”

辛文远顾不上理他，进门就叫：“快去秉报你家夫人，就说我有要事相告。”家人



忙跑去秉告。

吴府客厅，吴夫人和他家的两位少爷都已起来，他们一起看着书信。

辛文远从旁解释道：“总之这桩窃案凶险得很，吴大人万望夫人举家避祸，且暂不要回京。”

吴夫人看看两个儿子：“振邦、振业，你们看哪？”

已经二十来岁的吴家大公子吴振邦说：“母亲，依我看该听从父亲的安排，举家暂避。”

吴夫人摇头：“太后老佛爷对你父亲一直很倚重，怎会因一个窃贼为难于他？再说，我们若是走了，你父亲怎么办？”

辛文远在一旁：“吴夫人，依下官的经验，这桩案子是一定要有人代为受过的，如蒙太后眷顾老臣，吴大人能平安无事，那时你们再回来也不迟嘛。”

吴夫人说：“辛大人错矣！如果我们走了，就算是我家老爷无事，也显得我们是做贼心虚，那时就算我们有理，只怕也说不清了。”

辛文远急道：“可吴大人担心的就是这身后之事，他托下官冒死带信，就是为了断这后顾之忧呀！”

吴夫人：“想我吴家多年受主隆恩，皇家有事，我们做臣子的应该为主分忧解难才是，哪有遇事先跑的道理？”

只有16岁的吴振业急道：“可我爹若真成了代人受过之人，吴家满门受此株连，岂不冤枉？”

吴夫人看他一眼：“怎么，你怕了？咱们吴家食的是朝廷俸禄，真要如此，也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也该与你的爹爹一同承受才是。”

辛文远着急地还想说什么：“哎呀！吴夫人哪……”

吴夫人微笑：“辛大人，谢谢您冒险带回我家老爷的书信，可我心意已决！我们就坐在这里，听凭朝廷发落。”

辛文远顿足道：“唉！好一个糊涂的吴夫人！”离去。

清晨，南锣鼓巷的街市之上人们已开始走动，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卖油条豆腐脑的支起了热气腾腾的摊子，挑担的买卖人沿街串巷，挨家兜售着青菜萝卜。

惊变

紫禁城乾清宫内，群臣早朝，慈禧太后正在发脾气：“前有太监偷窃宫中之物出去变卖，如今又是贼人盗宝，入我皇家宫院竟如入无人之地。尔等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为我皇家分忧，索性连个紫禁城都守不住了，你们说，要尔等何用？！”

殿上百官哗啦啦跪下一大片：“太后息怒。”辛文远也夹在其中。

太后：“吴廷语！”

吴廷语和程莺跪在最前面，手中的清单跟着他一同颤抖着：“臣在。”

太后：“都丢失了什么？你可查清楚了？”

吴廷语哆嗦着呈上清单：“这是清单，请太后过目。”当职太监接过清单呈与太后。

太后接也不接，喝了一声：“念！”

太监：“喳。”他高声报道，“丢失的东西有：金嵌玛瑙碗一只；鎏金绿祖母像一尊；紫金镶珠宝镜一只；镶嵌珠钻汉玉观音像一座；金珠玉串宝饰一十三件，另有奇异宝珠如：祖母绿，夜明珠，猫儿眼等丢失八颗，还有……”

群臣惊叹：“丢失了这么多宝物呀！……”

“这贼人也忒大胆了。”

程莺回头斜眼望向辛文远，只见他与众官跪在一处，耳听大家议论纷纷，自己只管低着头木然不动。

太后震怒地：“吴廷语、程莺，你们一个身为守库大臣，却守不住一个库房；一个身为禁军统领，却保不住一座皇宫，形同虚设要尔等何用？只怕贼人就是你们引进来的也未可知，来人哪！”

门外兵士们涌进来：“有！”

太后：“吴廷语、程莺罪不容恕，押进死牢，不用等到秋审，三日后菜市口上问斩！”

吴廷语高喊着：“太后老佛爷，求您看在我为皇家多年效力的份上，饶老臣一命啊！”他被架了出去。

程莺被推出去前高声叫道：“且慢，罪臣有话要说。”

太后厌倦地看了他一眼：“你还有何话说？”



程鸷：“臣疏于失查，自知罪不可免，这三日能否先将臣这颗项上人头寄挂在老佛爷这里，让臣先去抓了那贼人归案？”

太后：“你若是抓不到哪？”

程鸷：“臣若是抓不到，那时老佛爷再杀罪臣不迟。”

太后：“你可是有了什么线索？”

程鸷：“臣担保，既使不能把那失窃的宝物全追回来，至少也能追回一半。”

跪在不远的辛文远听到此话，不禁打了个冷战。

太后疑惑地看着程鸷：“好，就给你三天时间，若能追回宝物破了此案，当免去你的死罪，让你将功补过，如追不回，三日与吴廷语一起到菜市口一并问斩。”

程鸷高呼：“谢老佛爷！”

太后怒喝一声：“退朝！”拂袖而去。

时辰已近晌午，暂时获得自由的程鸷由两名士兵押送着离开了紫禁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北宫门，顺地安门往锣鼓巷走去。程鸷望望当头一轮红日，又看看街市之上派繁荣景象，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令神情沮丧的程鸷感慨万千：“这真是我生命中最为黑暗的一天，昨日还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地统领着百十号人，可是一夜之间便成了阶下之囚，项上这颗人头还不知能够顶多久。”

一行人走进锣鼓巷内，路经福祥胡同前往沙井胡同时，一片喧哗之声令程鸷抬起头来，他发现福祥胡同吴廷语府前已有重兵把守，门外贴着告示，不少百姓正在驻足围观，程鸷知道这是吴府正在抄家，但一想到吴廷语已托辛文远带出了书信，心中略感安慰，可他还没回过头来，却惊愕地发现一队兵丁将吴廷语的夫人及其子女驱赶出门，吴家两个儿子振邦，振业被押在前，吴夫人牵着12岁的小女儿盈珠在后，默默跟在后面的还有吴家的大少奶奶孙氏，孙氏这一年才19岁，她怀中抱着吴廷语那八个月大的小孙儿，吴夫人与那小女儿走得略慢些，便被兵丁们粗暴地推倒在地。

二公子吴振业回头看见，大叫一声：“母亲！”忙上前搀扶，兵丁举起鞭子狠狠抽下，吴振业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盈珠尖声哭叫着：“二哥！”扑上来扶他，吴振业倔犟地站起来，对兵丁们怒目而视。

兵丁头领怪叫道：“怎么着，你还要吃了老子不成？这可不是你们家得势的时候了。”他举鞭还要打。

这时有人大喝一声：“住手！”他的手被一位相貌堂堂的青年公子一把攥住，被押送的人都站住了，孙氏疲惫地望着这一切。

兵丁头领叫道：“哟！这是谁呀？挡横儿是怎么着？”他挣了几下没挣动，手

里的鞭子被对方攥得死死的。

这时又有人远远赶来：“不得无礼。”

那头领一看，走来的是提督衙门里的一个青年将官，忙赔笑道：“哟，是李大人啊。”

这青年将官叫李士杰，他喝斥道：“你们吃了豹子胆？知道这是谁吗，他乃是辛府堂堂的大公子辛书翰。”

站在一边的程莺冷眼看着辛家大公子辛书翰，只见他指着吴府家人对那兵丁头领道：“他们已是落魄之人，何必还要雪上加霜？”

兵丁头领赔笑道：“辛大公子恕罪，小的不知，多有得罪。”

李士杰打圆场道：“他们也是公务在身，还望辛大哥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这时，跟在辛书翰身后的辛府管家老蒯也走了出来，他趁势塞给兵丁头领一些银子：“后面的事还要请官爷多多照应。”他又将一包银子塞给吴府家人，“好生打点。”

吴家人都感激地望着辛公子。

兵丁头领收了银子，眉开眼笑地对辛书翰一抱拳：“辛大公子放心，小的有数，决委屈不了他们。”他招呼兵丁们，“时辰不早，赶紧走吧。”押着一千人离去。

程莺身后的兵丁也推搡了程莺一把：“你也看得差不多啦，走吧！”

周围的百姓们纷纷议论：

“这吴府不知犯了什么事？”

“告示上说是宫里遭了盗，老佛爷要把这守库的吴大人问斩。”

有人啧啧称奇：“围得水桶般的紫禁城也会遭盗，可见世道太乱。”

“他家人不知是何下场？”

“听说是扫地出门，家资都抄没入官了。”

“唉，做这么大的官有什么用？惹恼了老佛爷还不是说抄就抄，这么些年的官等于白做了……”

另一边，那青年将官李士杰与辛书翰一路并行走出福祥胡同，他们顺锣鼓巷往北走去。

辛书翰叹息：“吴府世代为官，怎么说坏就坏了？老佛爷近日是不是心情不大好哇？”

李士杰：“老佛爷前几日还在宴请各国大使夫人，看着挺高兴的呀？要不怎么说君心难测哪。”

辛书翰：“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做官的好。像令尊李世伯这样经营些古玩玉器，悠哉游哉活似个神仙！”



李士杰笑道：“我爹就好这个，弄到个稀罕物，他老人家能欢喜得三天三夜合不上眼。”

辛书翰笑道：“和我爹一样，就好个古玩玉器，要不他俩怎么这么投缘哪！士杰你发现没有，这人不能有嗜好，一入迷就像走火入了魔。”

李士杰也笑：“没错，要不怎么说玩物丧志哪！”说着他们已走到雨儿胡同和棉花胡同的岔口。

辛书翰往西一摆头：“到我家了，过去坐坐？”

李士杰往东一摆头笑道：“也到我家了，不如到我那儿去。”

辛书翰笑道：“罢了罢了，咱们还是各回各府，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李士杰：“只怕我那妹子还在你府上和你家老二玩哪。”

辛书翰：“若真在我家你大可放心，回头我让老蒯送她回去。”

李士杰笑着抱拳：“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太叨扰了。”

书翰瞪他：“什么话，你这么说倒生分了。”

二人相视一笑，一个向东一个往西各回各府。

辛书翰走进雨儿胡同辛家，朱漆的广亮大门两边是雕刻的门对儿，左边写得是：圣代即今多雨露；右边写得是：诸君何以答升平。

大堂之上悬挂着一块牌匾，上面书写着三个大字：“三德堂”。

辛文远正在自家厅堂不安地徘徊，见儿子走来，急忙问道：“书翰，那吴家怎么样啊？”

辛书翰：“我刚去过福祥胡同，吴府已有官兵把守，家资俱被抄没。”

辛文远闻听呆了半晌，显得有些悲哀：“那些银两送过去了吗？”

辛书翰：“送去了，俱已交给他家大公子了。”

辛文远叹息着坐了下来，书翰看看父亲的神色：“父亲还在为吴大人的事烦心？”

辛文远点头：“唇亡齿寒哪！”

书翰：“老佛爷不是升了您的职吗？”

辛文远：“发生这样的大事，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我虽蒙圣恩升了职，可心中总觉得忐忑。”

辛书翰：“父亲不必如此，朝廷之中有人被罢官或问斩，便有人会顶替上来升官，这也是寻常之事，何况父亲念在与吴大人同僚一场的份上，还为他们挟带书信，私赠银两，也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

辛文远点头：“唯有这点，尚能聊以自慰……”父子俩正说着，就听见外面传来阵阵女人们的说笑之声。